

良策 改良為奇則何如克

道哉、故明人最畏清正、而宋忠昌一時謀將、以為清
正孤立、是可以虛喝取也、乃遣辯士、向仲纓說之、給
以漢城既拔、全軍覆沒、夫孤軍易疑、大國難測、應昌
之計、不可謂非奇策也、而清正則忠義奮發、意氣激
烈、唯知國威、決不可墮、國恩、決不可負耳、至於成敗、
固非所問、而雄猛自負、初非仰他人之繼援者、故奮
正大之辯、以折仲纓、仲纓逃還、而明人益畏清正、即
其所以不力攻漢城者、雖由隆景一捷之力、而清正
一言之威、尤為有助焉、李如松之在開城、軍中傳言
清正將自威興、嚴平壤、如松懼還平壤、此延清正以

靈聲懼之耳、夫靈聲一也、在明人則不能以此動清
正、清正則能以此懼明人、此由其一言之威、先奪其
氣也、然則嚮之費力於無用之地者、於是乎一變而
為奇功矣、假令清正與行長齊進、吾恐其中道而有
變、安能有此奇功、雖然、此出於偶然、而非其所逆料

清正以誠行長以詐二、度一生心事不外乎此二語、方見識卓而文密。

巧詐不如拙
沈惟敬得
欺欺蓋誠則
能自信、自信則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詐則不能自信、
不能自信則狐疑猶豫、墜敵術中、所以敗也、故征韓

良策 改良為奇則何如克

道哉、故明人最畏清正、而宋忠昌一時謀將、以為清
正孤立、是可以虛喝取也、乃遣辯士馮仲纓說之、給
以漢城既拔、全軍覆沒、夫孤軍易疑、大國難測、應昌
之計、不可謂非奇策也、而清正則忠義奮發、意氣激
烈、唯知國威、決不可墮、國恩、決不可負耳、至於成敗、
固非所問、而雄猛自負、初非仰他人之繼援者、故奮
正大之辯、以折仲纓、仲纓逃還、而明人益畏清正、即
其所以不力攻漢城者、雖由隆景一捷之力、而清正
一言之威、尤為有助焉、李如松之在開城、軍中傳言
清正將自威興、嚴平壤、如松懼還平壤、此迺清正以

靈聲懼之耳、夫靈聲一也、在明人則不能以此動清
正、清正則能以此懼明人、此由其一言之威、先奪其
氣也、然則嚮之費力於無用之地者、於是乎一變而
為奇功矣、假令清正與行長齊進、吾恐其中道而有
變、安能有此奇功、雖然、此出於偶然、而非其所逆料
也、則其功果不足尚乎、曰否、古人有言、巧詐不如拙
誠、清正以誠行、長以詐、唯詐故其術雖巧、沈惟敬得
而欺之、唯誠故其所為似拙、而仲纓不能欺、蓋誠則
能自信、自信則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詐則不能自信、
不能自信則狐疑猶豫、隆敵倚中、所以敗也、故征韓

鬼將軍夏蘭大失夫論之
極明快可喜

之功余以隆景清心為第一而當時徒稱其勢猛何
我蔚山之捷明人數曰清心才能勝行長數陪乃不
審堅瑕先攻清心安得不敗是明人深知清心而公
論廼在敵國嗚呼此其所以為鬼將軍歟

◎加藤嘉明

嘉明銳敏勇壯則過他
萬之世其終身行事
大有不恤人意者

勇固有大小衝鋒冒刃破堅陷陣非勇之大者也天
下有大勇者大敵有所不畏小敵有所不侮克而不
驕敗而不懼斯之謂將帥之勇而將帥之最勇者如
源廷尉新田左中將蓋未嘗不身先士卒奮戰衝突
以彼其蓋世之才指麾天下之精銳天下固不能當
其鋒又何至以匹夫之勇自奮然徐而察之則妙用
存焉未可謂之勇之小者何則小敵之不足敗者固
不足道天下苟有大敵屹然如山嶽之不可撼沛然
如江河之不可禦氣勢足以壓我謀略足以乘我當

是之時、不有先倡者、孰能馳驟於萬死之地而不懼、
是故抗百萬者氣必先吞百萬、捍天下者氣必先吞
天下、然後勝敗不足以動其心、死生不足以奪其氣、
此其所以能奮一身而倡三軍、自非天下之大勇、其
孰能與于此哉、而其能奮而不懼、亦有術焉、彼必有
爪牙之士、莫非天下之驍雄、其相得如膠漆、相從如
影響、故身先士卒、而左右從衛、莫非天下之驍雄、是
以所向摧破、天下莫不震懼、斯之謂妙用、朝鮮唐島
之戰、嘉明身先士卒、奪敵艦數艘、當時將士或曰、何
必自獲船而後為功、此說也、余尤不服、大水戰。

中國之所希有也、外征之師、二字自神后以降、蓋未嘗絕、
其最著者如狹手彥之征高麗、比羅夫之伐肅慎、其
功偉矣、然未聞水戰、而瀕海之役、僅有女真之賊、元
寇之變耳、水戰之寡、無聞亦宜矣、況乎海內群雄
之龍戰虎爭、皆在陸而不在水、當時諸將之所講究、
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明人論我兵曰、巧於陸戰、拙於
水戰、是外國之畏我、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李舜臣之
禦我、常於水而不於陸、以我諸將之才、何所不能、諸
軍之銳、何所不破、然一字中國之不習於水戰如此、
而彼方出於我所短、其氣盛矣、其鋒銳矣、則嘉明之

燦爛英華筆花散真可謂
觀芳野之花不若觀伯行之
文矣

所以身先士卒者、蓋所以奪敵氣而折其鋒、庸詎知
當日之捷、不由嘉明之首倡哉、而其能為此者、得非
有爪牙之士以相捍衛耶、兵家妙用、嘉明蓋得之、當
時所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嘉明之戰者、亦可以想
見其雄壯矣、如曰嘉明血氣之勇、故能為此、則大不
然、諸將之議棄順天也、嘉明奮然不從、欲以孤壘捍
大敵、其言凜凜、可以立懦、不得不謂之大勇、則水戰
之功、亦安得謂之小勇哉、

◎黑田如水

英雄相遭、果能皦然相信、坦然相待、豈非天下之樂
事耶、但其略甚偉則猜釁生焉、其功甚高則讒間入
焉、於是嚮之相待而為功者、今乃變而為仇、嚮之相
得而為驩者、今乃變而為怒、此古今英雄之所悲也、
吾觀源右將之於廷尉、方其始相見之日、則喜曰、吾
之見卿猶見故將軍也、是其親愛之情、乃比之父、而
他日驅滅平氏、令右將濟大業者、廷尉也、即其親愛
之情、宜陪蓀於他日、而一握原讒之、則忿然見於聲
色、嚮之比之父者、不啻冠讐、繇此觀之、功名之際、雖

織置三氏之不能及我
東照宮者固可二彈陳而推誠待物不忍教人最著人所傳天帝從焉三氏之所經營括攝天下竟不能服至仁所謂太陽一出而萬物皆覩者矣

博奕之說想非謬傳是於李後軒
陳同甫既論南北形勢者余固不
能斷其心術如何也然觀其既歷天難
堅忍不拔遭遇時主智略橫生真可
謂英雄之士矣以此文以如水二字去論
凡神面目酷肖東萊自是伯行佳
客唯惜未十分盡技也

兄弟猶且不能相保况其他乎豐太閤之用人固已
卓越古今然至於猜忌猶所不免故竹中欲逃於浮
屠如水傳國於子一時英豪固有窺其肺肝者矣若
夫推赤心於人腹中而無一毫猜忌者此東照公
之所以邁越萬古而群雄之所以懷服不忍離也則
天下之歸公猶百川之歸海豈人力哉而世或謂
如水有爭天下之意而不屑為是無足辨者然而世
所傳如水之言則未必妄而如水之意吾推其跡而
知之夫如水以絕異之姿為太閤所忌去危疑之地
避毋望之禍豈其本志哉吾觀其所以自命蓋寓意

以如水之字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端倪莫測可謂筆端
有神

无妄之禍毋望二字出史記者申君傳

如水二字以發明其心事若以為序記之文則太佳以
為人物論忌屬鑿空先人亦嘗有此評

克

船糜碎
似於此
水之可
者固自
其無意

此亦有取於水之隨物賦形與山石曲折者也吾聞
東照公之黜石田如水預其議焉則公之於如水
諂以機謀密畫而不疑夫以如水之智過公之明
其必皦然相信而如水平生之志意吾知其必為
公輸寫矣即其所以蕩平西海者無非所以竭忠於

織璽二氏之不能及我
東照宮者固奇一二彈
皆覩者矣

博奕之說想非謬傳是於幸後軒手
陳同甫醉後論南北形勢者余固不
能斷其心術如何也然觀其踐歷大難
堅忍不拔遭遇時主智略橫生真可
謂英傑之士矣此文以如水二字立論
凡神面目酷肖東坡自是伯行佳
處唯惜未十分盡技也

兄弟猶且不能相保、況其他乎、豐太閤之用人、固已
卓越古今、然至於猜忌、猶所不免、故竹中欲逃於浮
屠、如水傳國於子、一時英豪、固有窺其肺肝者矣、若
夫推赤心於人腹中、而無一毫猜忌者、此東照公
之所以邁越萬古、而群雄之所以懷服、不忍離也、則
天下之歸公、猶百川之歸海、豈人力哉、而世或謂
如水有爭天下之意、而不屑為、是無足辨者、然而世
所傳如水之言、則未必妄、而如水之意、吾推其跡而
知之、夫如水以絕異之姿、為太閤所忌、去危疑之地、
避毋望之禍、豈其本志哉、吾觀其所以自命、蓋寓意

於水焉。夫狂濤駕空、怒聲撼地、蛟蜃隱顯、船舶糜碎、此水之可畏者。而如水之以智畧見忌、盖有似於此風濤歛威、輕塵不飛、演迤汪洋、萬里一碧、此水之可愛者。而如水盖以此自處焉。然其深而不測者、固自若也。如水乃輕世肆志、放言不顧、而太閤知其無意、此亦有取於水之隨物賦形、與山石曲折者也。吾聞東照公之黜石田、如水預其議焉。則公之於如水、諂以機謀、密畫而不疑、夫以如水之智、遇公之明、其必皦然相信、而如水平生之志意、吾知其必為公輸寫矣。即其所以蕩平西海者、無非所以竭忠於

公而庸人猶過揣謬度如水之心、夫庸人之疑不破、則讒間或得乘之、如水固不得不大聲疾呼以辨之、故其言奔放雄肆、翕張捭闔、孩視群雄、塊視宇內、而無所顧、使如水果有意於爭天下耶、何以發此言、唯其放言不顧、乃所以破庸人之疑、而杜讒間之口、嗚呼、如水可謂知所畏矣、

◎前田利家

大哉豐太閤之用人也、天下之才、莫不搜羅、尺寸之功、莫不甄錄、瑣屑之技、莫不獎擢、微賤之勇、莫不激賞、以此誅賊、以此汛掃海內、以此鞭撻朝鮮明國、所向莫不如意、可謂偉矣、然而至於託孤一事、則太閤蓋不能無憂、託孤天下之大任也、君能知其人而託之、臣能當其任而不愧者、近古僅推足利義詮、細川賴之、耳、太閤之時、非無人也、但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太閤無奈之何耳、雖然、在太閤之宿將、則不得不任其責、而當時宿將、莫如利家、太閤必有望於利家矣、

吾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撓、其意不為不壯、然徒為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吾聞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必有以也、夫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耶、是係事後成敗之論、當時利家心事則不然、彼利家者、非不知豐臣氏之必衰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決非他人之所能抗衡也、然欲為太閤竭力而不負其意、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權詐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詭譎傾險、尤不可以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忘身、其
二子之謂、利家以君子相用、而
哀其志焉

託孤、求其人而不得、得誠慤有餘而權數不足者、亦可以報太閤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為、況二人亦皆勇將、未嘗知託孤之義、將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晚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為戒、則利家之所以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區之力、擁護秀賴、天下固知其為末、而秀賴不為無所倚賴、則未可謂大坂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為不虛、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

可見而東照公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太

利家織田公寵將也織田公之所裁太閤遭際機變一時勃起遂陵蔑
先公諸子當此時利家不可不與瀧川柴田諸將戮力協謀擁護諸子
也而觀柴田就死不救甘為太閤所驅策焉既足以判其不可
於量家矣太閤之晚年欲託六尺子之老算不亦謬也夫怨
先生之文有未盡者

◎伊達政宗

此段極佳

堅忍而不拔、百折而不撓者、惟英雄之志為然、方其
志之未得也、至苦有所不辭、至難有所不避、人見其
不辭至苦則謂之粗、見其不避至難則謂之妄、若不
幸而不得志、則終於粗與妄耳、此英雄之所以不可
以成敗論也、太閤之伐小田原、政宗從陸奧來謁、太
閤召見遣之、人以為放虎於野、太閤獨謂在野之虎、
吾能縛之、其御政宗已有成算、而陸奧平矣、然慮政
宗之有時而咆哮四出、故封氏鄉於會津以備之、而
政宗之志未嘗折也、及太閤凱旋、乃誘葛西太崎之